

雍容

鲤珠小拾

海豚文存



海豚出版社
中国国际出版集团

雍容 鲤珠小拾



©IPG

海豚出版社
中国出版集团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鲤珠小拾 / 雍容著. — 北京: 海豚出版社, 2012.7

ISBN 978-7-5110-0970-8

I. ①鲤… II. ①雍… III. ①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155372号

总发行人: 俞晓群

总 策 划: 梁山之

责任编辑: 李忠孝 张菱儿 李宏声

整体设计: 郑在勇 吴光前

出 版: 海豚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010-68997480 (销售) 010-68998879 (总编室)

传 真: 010-68993503

印 刷: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32开 (787毫米×1092毫米)

印 张: 5.75

字 数: 100千

版 次: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10-0970-8

定 价: 22.50元

“海豚文存”小引

梁由之

俞晓群兄主政辽宁教育出版社期间，组织出版过“国学丛书”、“书趣文丛”、“新世纪万有文库”等书系，格局宏放，影响深远，创造了中国当代出版史的一段奇迹。沉潜蕴藉数年后，俞兄从沈阳到北京，出掌海豚出版社，重出江湖，不负初衷。短短一年多时间，赓续旧梦的“海豚书馆”六大系列已陆续面世三十余种，包罗万象，蔚为大观。他兀自意犹未尽，于是又有了“海豚文存”。

承俞兄抬爱，邀约我担任“海豚文存”总策划。即将出炉的“文存”是与“书馆”平行的一套书系，各具特色，相辅相成。相对而言，“文存”不作细致的划分，来路比较野，内容比较杂，不那么经院，不那么学术；若较诸新鲜感、冲击力和可读性，则容有一日之长，或将不遑多让。

有趣，有意思，是我衡量一切优秀书籍的两条标准。二者居其一，已属难得。如果兼而有之，即当馨香以祝，实属可遇而不可求。“海豚文存”每年拟出两辑，约十来本，大抵学界及文坛名宿与中生代的作品各占一半。都能做到坐一望二吗？得读者和时间说了算。

爰书数语，以引珠玉。

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日

记于深圳天海楼

序：雍容读的书和读书的雍容

在雍容的老朋友中，我算是较晚认识她的一个，但曾有一段日子，彼此都在作异国的漂泊客，却意外地有机会隔着万里之遥，借助当时还不算普及的互联网，交换一些看书、读书的心得。

雍容读的书是比较杂的，并不像许多好读书的女生那样，只读“好看”的书，她曾咬牙啃过诸如《全唐诗》这样极不“好看”的东西；她读书的时候也并不是很挑食，读《全唐诗》，会刻意从第一卷读起，一卷一卷读下去，而不是专挑那些“适合女生读的诗”。

文如其人，读书的习惯又何尝不如其人。

曾有和我及她都熟悉的朋友论她的诗，说是“当代认识的女生中最大气的一个”，这个“大气”，就来自

她的不挑食。生活中的她是颇有些唯美——或者我经常私下说的“小资”的，对文笔的讲究也是如此，一首规模仿佛的古风，我写只用1小时，她却曾咬牙切齿、字斟句酌地写了一个月，唯美而后已。但她读书时却并非如此，而是先“读饱了再说”。当代聪明人甚多，不少人可以只读一个几千字的电子版节选本，就洋洋洒洒写出篇足以唬人的书评来，在他们看来，我之读书恰如读者之读书评，彼此都是浮光掠影，不求甚解，倒也公平得很，但这种急就章显然是不属于雍容的：她的书评，每一句、每一字，都是在消化了书籍本身后所作——而且有些恐怕还不止消化了一遍。

这部书评集中大多数，都和女性有关：或是“女性的评论”，或是“评论的女性”，这本不足奇，古今中外，许多女性作家，都是走的这个路数。但雍容的角度——或者说习惯——却颇有些不同，一方面，她用一种女性的视觉、心性，去评论男人的世界，男人的思维，男人世界里的女性，以及男人世界里女性的抗争；另一方面，她却并没有趋于女性作家常见的两种极端，即要么自觉

不自觉地消费这种“定式”，要么出于逆反心理，不顾一切地反对任何带有这种“定式”的痕迹，仿佛倘男性世界里鸡蛋是圆的，女性世界里鸡蛋便该是方的、三角的、八棱的……反正绝不能是圆的一般。

集子中的不少篇章，都犀利地指出男性视角下，对女性心理、女性道德的曲解、武断和利己主义的猥琐，但经常并不仅仅停留于此，而是从容地谈及这种逻辑究竟何所从来，又有哪些时代和现实的合理性与无奈。她也很少如某些女性作者那样，认定“撒娇是天然合理的”，或女性的一切反抗都是可以接受、可以谅解的。或许正如某些社会学家所言，一个无须刻意计较什么是女性权利，什么是男女平等的社会，才是真正男女平等的社会，而一个真正的作家，则正如我、雍容，以及朋友们经常所谈到的，应是一个“有性别的作家”，而不是一个“性别作家”。

不过照我的看法，雍容读书虽不挑食，写书评却是极挑食的——要么是极喜欢的，要么是读后如鲠在喉，非说上几句不足抒胸臆的。在当今快餐化的文化

消费社会里，书评恐怕是最吃力不讨好的文字类别：最难写，又极少回报，对于雍容这样的读者、写者而言，便更是如此，能凑出这一本不算厚的小册子，实在很不容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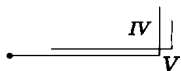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序也是一种特殊的书评，而我的习性，原本是极不适于此的——读书太快、太杂，又因条件所限，往往并没有细嚼慢咽的时间，我曾推掉几个出版社代人作序的约，原因也正在于此。然雍容这个迄今未谋一面、却已有整整10年交情的老朋友邀约上门，却也不能推辞，读书讲究一个“博”，而评书却讲究一个“透”，不求面面俱到，但求一点之透，便有一孔之得、一己之见，足以为己、为人镜鉴，也便不枉了这个“评”字，因此老老实实花了两晚时间，从头到尾读完这20篇长短不一的书评，方提笔写下这“书评之书评”来。

曾有人戏称我是撰文快手，其实并不确切，我不是写什么都快，但雍容却的确是“慢手”，以她读书、评书的习惯，再攒出这样规模的一本集子，怕不知猴年马

月的事（仿佛听见雍容嗔道“谁让你许日子来着”）。从6、7年前开始，她就在记《全唐诗》各卷的阅读笔记，我倒是在某一天看到她写第900卷——也就是最后一卷的书评，因为我知道，照她的习惯，没读完前899卷是不会读第900卷，而没读完第900卷，也是不会写第900卷的书评的。

陶短房

8月20日 加拿大素里市寓中





海豚文存书目

书 名	作 者	编 号
第一辑		
*《八十溯往》	沈昌文	001
*《记得青山那一边》	钟叔河	002
*《序和跋》	朱 正	003
第二辑		
*《考工记》	周成林	004
*《古香异色》	黄 恠	005
*《鲤珠小拾》	雍 容	006
《一书读罢头飞雪》	余世存	007
《盛世偏多文字狱》	谭伯牛	008
《从凤凰到长汀》	梁由之	009

第三辑

《故人书简》	黄 裳 著	010
	梁由之 编	
《闲览琐缀》	谷 林 著	011
	沈胜衣 编	
《稼轩词说 东坡词说》	顾 随	012
《走出迷雾》	朱 正	013

注：“★”为已出版图书

目 录

序：雍容读的书和读书的雍容

- 1 女子大突兀
- 6 愤怒与妩媚
- 11 女子善怀，亦各有行
——《边城》
- 18 侠义的黄昏
- 24 误解的词
——张爱玲的《色戒》和李安的《色戒》
- 32 似此才华终寂寞，果然福命误聪明
- 39 小说里的人生（十则）
- 65 自恋自怜，或自省自觉
——潘向黎《穿心莲》
- 73 《红楼梦》中的韵文
- 102 君登青云去，予望青山归
——孟浩然的疏离
- 108 唐人咏史的“八卦”精神
- 114 元稹悼亡

- 120 梦魂惯得无拘检，又踏杨花过谢桥
- 129 莫道无情何必尔，自缘我辈正钟情
——唐寅《落花诗》
- 135 诗与暴力
——《第四十一》
- 140 翩翩飞鸟，栖我庭柯
——舞剧《阿兰》
- 145 伊尔的美神
- 151 启蒙，非二道贩子事业
- 160 不“忠实原著”，不是问题
- 165 “我甘愿为你身败名裂”
——《加罗律师》和加罗其人
- 171 跋《鲤珠小拾》

女子大突兀

最近读了《中华戏曲》(第二十辑),中有翁敏华《蛇变人还是人变蛇——中日传统演剧比较一题》,比较《白蛇传》和日本能剧《道成寺》。分析结论皆可观,我不能同意的只有一条:民间大众对《白蛇传》的喜闻乐见,是因为它歌颂了爱情自由、婚姻自由;古代中国“女人祸水”观念弱于日本,“在中国把女人描述成魔鬼是没有市场,是不得人心的,是难以流传的”(P174)。我以为白蛇形象的演变,实非社会对女性宽容度的增加,而是男性白日梦贪婪的升级。

中国文学的“伪大”倾向早就存在,很多“尤物”,都是到后代被敷衍得越来越“高大全”的。举一个晚近的例子,红楼二尤在脂本中,都是放荡而美丽的,三姐更是一个奋力反抗命运终遭惨烈失败的奇女子,但是高鹗整理的程乙本就删其“淫行”,完其“贞烈”。二尤故事被搬上舞台后,

如越剧，尤三姐的形象就更加纯洁高大。白蛇在《清平山堂话本·西湖三塔记》里的形象是凶残的，采补和剖腹掏心，取人性命翻覆之间。冯梦龙创作的拟话本《白娘子永镇雷锋塔》中的白蛇，犹自耽于情欲和金钱，但是到了清代方成培《雷锋塔传奇》，她纯然一温婉深情的良家女子，至于建国后的《白蛇传》里的白素贞，简直可以代言苦大仇深的劳动妇女了。

「反目曰白素贞」云云，色心冲昏了头脑，就恣情可恨，且如本，“在中国把女人描述成魔鬼是没有市场，是不得人心的，是难以流传的”（P174）。我以为白蛇形象的演变，实非社会对女性宽容度的增加，而是男性白日梦贪婪的升级。

中国文学的“伪大”倾向早就存在，很多“尤物”，都是到后代被敷衍得越来越“高大全”的。举一个晚近的例子，红楼二尤在脂本中，都是放荡而美丽的，三姐更是一个奋力反抗命运终遭惨烈失败的奇女子，但是高鹗整理的程乙本就删其“淫行”，完其“贞烈”。二尤故事被搬上舞台后，

往不是那些歌颂“爱情自由”的名篇。《金陵女子》一文，写赵某路遇自称丧夫无家可归的无名女子，同居二年，忽然飘然远引，赵某追到金陵，遇到岳父，“延之入，女方浣裳庭中，见之不言亦不笑，浣不辍。赵恨遽出，翁又曳之返，女不顾如初。翁命治具作饭，谋厚赠之。女止之曰，‘渠福薄，多将不任。宜少慰其苦辛，再检十数医方与之，便吃著不尽矣。’”

故事到此戛然而止，赵某后半生果然凭借医方“吃著不尽”，但是女子的动静却再无交待。我们知道王渔阳只给《聊斋》少数篇目加了批注，他偏偏就注意到了这短而不起眼的一则，加批道：“女子大突兀！”口气非常不满。金陵女出入婚姻皆是“自主选择”的结果，无论父、夫都无力干涉她的行为。这女子抱定合辙来不合辙去的宗旨，不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，完全不合乎男性的理想，所以她是“大突兀”的。我们略为留神便会发现，在《太平广记》里，这样“不可理喻”的“突兀”的女子绝非异数，根本就是常态。譬如《郭翰》里的下凡偷会美少年的织女，情郎调侃她：“牛郎何在？那敢独行？”她坦然地回答：“阴阳变化，关渠何